

最早的留美学生： 容闳



容闳

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英文署名 Yung Wing,1828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一个农民家庭。南屏村离澳门仅半英里,澳门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其中马礼逊学校是传教士所办学校中比较完善的一所小学。马礼逊是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于 1807 年来中国传教,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并编纂《英华字典》和创办英华书院,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34 年卒于中国。1835 年,在华传教士为纪念马礼逊,便计划在澳门创办一所以马礼逊命名的小学,先设预备学堂,招收若干中国男童,在另一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创办的教会女校中寄读。容闳的父亲容丙炎听说洋学堂开办的消息,便将 7 岁的容闳送到郭士立夫人处,于是容闳便从

小接受了西学的教育。容闳的父亲之所以将容闳送入西塾,一方面是由于家庭贫穷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容闳将来成为能给容家带来财富的办洋务的人才。

1839年,郭士立夫人创办的教会女校及附属的马礼逊预备学堂因经费紧张被迫停办,容闳因此辍学回家。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容闳及其哥哥、姐姐不得不谋求家庭生计。“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齿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1841年,在传教士合信博士的帮助下,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学习,第二年又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容闳学习勤奋,学习成绩优良,得到了主持该校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的器重。

留学美国

1846年,布朗先生因病准备返回美国,并准备从马礼逊学校带一些学生赴美学习。“1846年冬,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但是,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愿意冒险出国留学的人很少,只有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而已。1847年1月4日,容闳、黄胜、黄宽随布朗夫妇搭乘美国“亨特利思”号商船启程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西方的历史。经过98天的旅行,容闳一行于1847年4月12日到达纽约。一星期后,容闳等三人赴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念书,得到校长海门的精心照顾。孟松学校离布朗先生的老家很近,容闳等三人的生活得到布朗先生的母亲的悉心照料。布朗老太太勤劳、慈祥,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容闳后来回忆到:“回想起我和布朗老太太的相识,交织着对她既尊敬又钦佩的心情。她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新英格兰妇女,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有超人的力量。她一生饱经艰难困苦,终能一一克服并发出光芒,照亮了新英格兰的上空。”在这里,容闳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容闳在孟松学校学习了数学、文学、生理、心理、哲学等课程。1848年秋,黄胜因病提前归国,黄宽则决定两年学习期满后到苏格兰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则希望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也希望容闳能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并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为贫困学生设立的奖学金。但孟松学校规定,取得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书写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谢绝了这一安排。对于谢绝的原因,容闳后来这样写道:“予虽贫,自由所固有。



耶鲁大学纪念册中的容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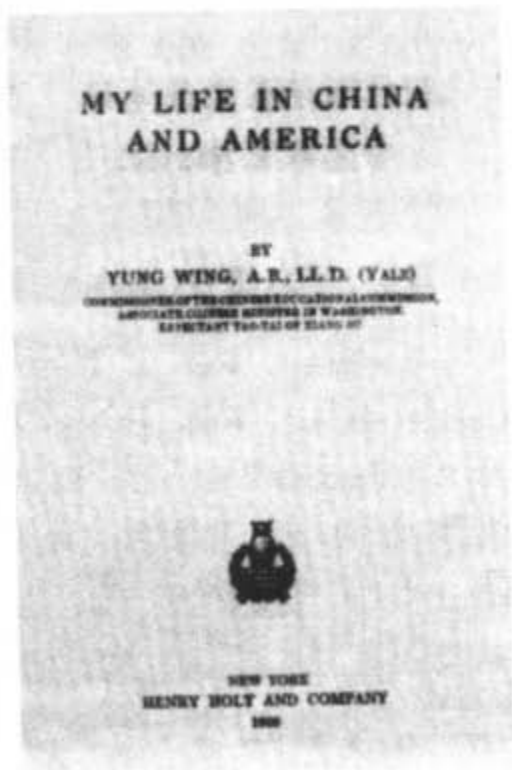
他日竟学,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从中可以看出容闳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谋福利的历史责任感。

1850年,在布朗先生的帮助下,容闳取得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一举考进了耶鲁大学。大学的生活对容闳来说,充满了艰辛。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四年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活。入学后,他生活极为俭朴,为了取得生活必需的零用钱,还必须不断为人工作,如替同学办伙食,替兄弟会管理图书之类。一年级时,由于预备功夫不足,再加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容闳的学习成绩不尽理想,时常担心数学不及格而“受降级之惩戒,或被斥退”。但容闳学习勤奋,“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最后“终于闯了过来”。1854年,容闳修完了所有的课程,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大学毕业后,美国社会为容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容闳并没有忘记苦难中的祖国,也没有放弃为中国谋福利的志向,在《西学东渐记》里,

容闳曾有这样的表白：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中国政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痛苦，深有感触。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走上文明富强的道路。这一信念成为容闳毕生的理想和追求。

从1847年至1854年，容闳在美国度过了8年时光，他不仅学到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腐败落后，更有了深切的体会，这同时也引发了他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1854年11月13日，容闳从纽约登上“欧里加”号帆船，怀抱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愿望，踏上了归国的航程。1855年3月15日，容闳终于回到他日夜思念的祖国。但此时的容闳却与他的祖国甚至家人产生了极大的距离。当他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总觉得有几分不顺眼，劝他尽量穿长袍，也不要留小胡子。当容闳告诉母亲自己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有学士学位时，母亲并没有立即表示祝贺，而是反问容闳，学士相当于中国科举中的什么功名，凭此能挣多少钱。回到家乡后，容闳花了一些时

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



间补习中文，又先后在香港、上海找了几份工作，但都不足以让容闳实现他的理想。这期间，容闳也结识了一些社会名士，如数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1859年，容闳作为宝顺洋行的代表，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去考察和收购丝、茶。这给了容闳一个了解中国内地农村情况的极好机会。此次内地之行历时7个月，中国人民的苦难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更加深了容闳谋求国家富强的愿望，也加深了他对满族统治者的不满。

探访太平军

1860年,正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途径的容闳,在两个美国传教士和中国人曾兰生的邀请下,前往太平天国作实地考察。此行的目的,实际是对太平天国作政治上的考察:“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容闳一行四人于11月6日自上海起行,9日到达苏州,复经无锡、常州、丹阳,于11月18日抵南京,19日,容闳谒见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容闳在香港时曾与洪仁玕相识,因此洪仁玕热切邀请容闳参加太平天国。容闳当即向洪仁玕提出了7条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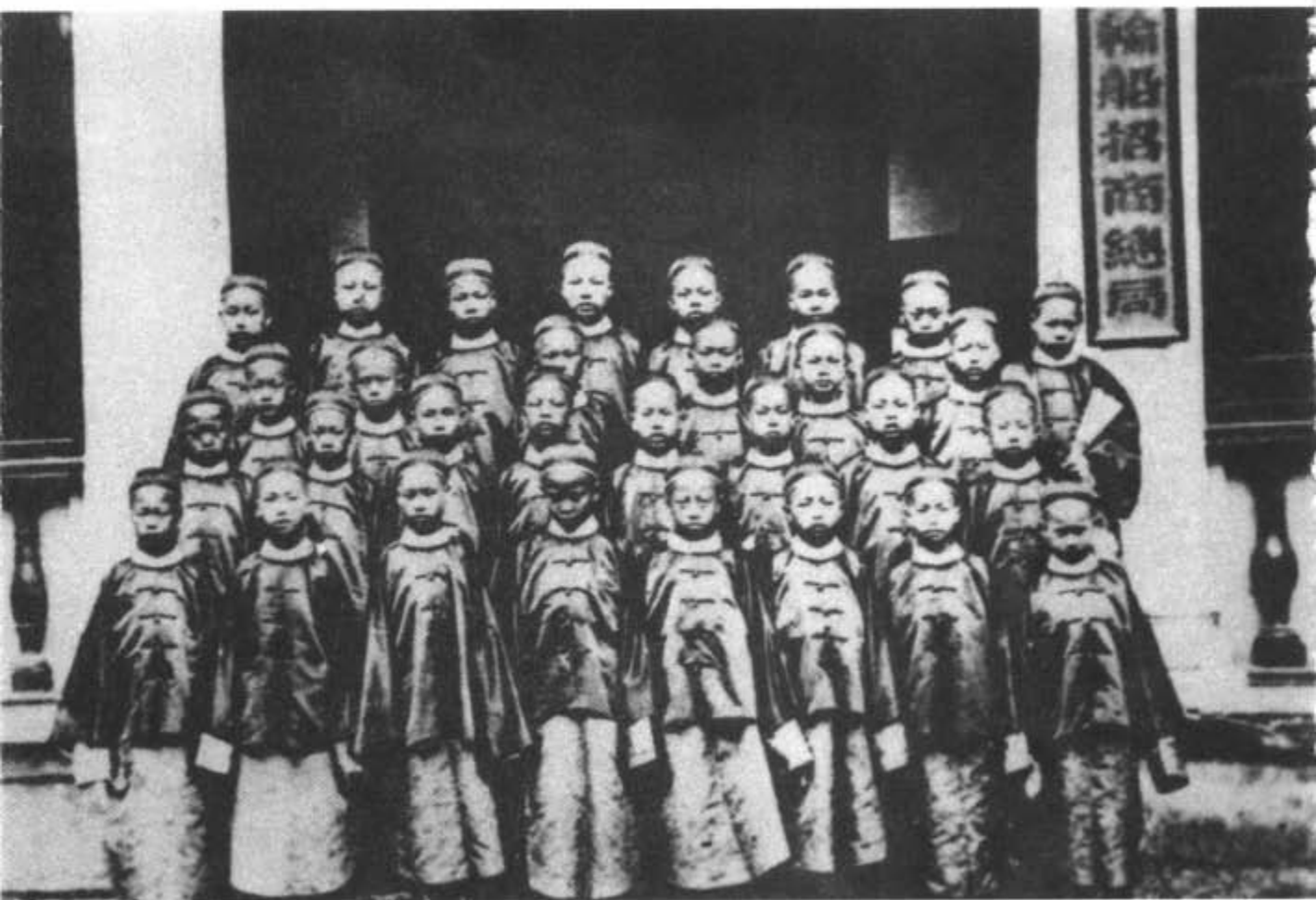
- 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
- 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 3.建设海军学校;
- 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
- 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 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将基督教《圣经》列为主课;
- 7.设立各科实业学校。

这7条建议,可以说是凝集了容闳改良中国的理想,这也可以说是唯一能拯救太平天国的良策。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大多来自偏僻的农村,并无此种见识和胸怀,再加上此时的太平天国已出现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危机,也无暇实现容闳改造中国的宏伟计划。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容闳也看出太平天国的危机,认识到太平天国不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容闳一行于1860年12月24日离开了南京,容闳希望通过太平天国实现自己理想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

幼童留美

1863年,在张斯桂、李善兰的推荐下,容闳到了曾国藩的幕府。这时,曾国藩正忙于设立近代化的军工厂,急需懂得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容闳很快得到曾国藩的重用,并被委任前往美国去购买能够制造机器之机器。容闳依稀看到了自己改良中国计划实现的希望,在《西学东渐记》里,他给了曾国藩极高的评价:“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侪辈。”“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1863年10月,容闳从上海启程赴美,到1865年春,订购的机器全部交货,这些机器由纽约装船,运往上海。容闳回到上海时,曾国藩已调

幼童留美合照





留美幼童棒球队

至徐州“剿捻”，容闳采购的机器也遵照曾国藩的旨意并入江苏巡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因此成为当时洋务派创办的最大、最现代化的制造厂。采购机器的成功，更使容闳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经曾国藩的保举，清政府奖励容闳五品候补同知，令其帮助上海道丁日昌管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容闳为中国近代化所做的第一个贡献。他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促成了幼童赴美留学。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主张，容闳一直在寻找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机会。1870年，在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下，清政府终于同意了容闳的教育计划。从1872年起，总共有120名幼童分4批逐年赴美，计划15年学成归国。容闳以副监督的名义负责实际工作。但是，幼童留美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留美学生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



1872年,容闳写信给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博士,叙述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的计划。

者吴子登也对留学生的“美化”深感不满,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继曾国藩而管理留学生事务的李鸿章也无坚定的信心。于是,1881年,清政府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中国。容闳倡导的近代中国第一次留学运动由于守旧派的反对而半途夭折,但它却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效,许多留美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他们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这批留学生中,有6人成为工程师,其中詹天佑独立设计并领导修建了京张铁路;有2人成为大学校长;有14人成为海军将领,其中吴应科在甲午战争中表现英勇,得到了“巴图鲁”的荣誉称号;有20多人在晚清民初政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梁敦彦在清末做了外务部尚书,唐绍仪在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

改良中国

留美学生回国后,容闳亦撤差回国,但却一直没找到发挥自己爱国热情的地方。1882年,容闳接到妻子病重的来信,于是返回美国,直到1895年。在居美的13年中,容闳仍然在关心祖国的前途,他在总结留美学生运动失败时,这样写道:“学生既被召返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从中可以看出,容闳已经认识到,要想中国走向富强,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根本变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更加忧虑中国的命运,多次写信给昔日驻美使馆的同事蔡锡勇(蔡此时正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做幕僚),条陈对日方略。张之洞邀请容闳回国。1895年夏,容闳回

容阔的美国妻子玛丽·克洛



到阔别 13 年的祖国。容闳很快就到南京拜见暂代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可在西方的方法、原则和理念的基础上改造、完善中国的行政机构”的政治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显然超出了张之洞能够接受的范围,因此张之洞只委任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闲差,容闳对此十分失望,3 个月后,主动辞职。1896 年,容闳回到上海居住,又先后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中外合资建筑津镇铁路的实业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
念昔日遊者。而今有幾多。
以閒為自在。將壽補蹉跎。
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

容闳墨迹

救国计划,均告失败。这使容闳对清政府统治的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他走上了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道路。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容闳因遭通缉只好避至上海租界,1899年再转香港。1900年,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划自立军起义,容闳积极参加唐才常组织“中国国会”的活动,被推举为中国国会的会长。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容闳再次被清政府指名通缉,被迫逃亡香港,随后乘日本轮船“神户丸”号前往日本。就在这艘轮船上,容闳第一次与孙中山相识。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共同的志向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容闳称誉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并勉励孙中山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去建立不世之功。



晚年容闳

1902年,容闳返回美国。这之后,容闳仍然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8年,容闳与美国友人荷马·李、布思共同制定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核心是募集一笔经费,在中国的南方发动武装起义。在与荷马·李商议中国革命的领袖时,容闳认为孙中山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如果对他进行援助,将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进行。为了具体商议革命进行的细节,容闳频频与孙中山通信,邀请孙中山到美国与荷马·李会面。在他的精心安排下,1910年,孙中山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和财界人物布思在洛杉矶附近的长堤市举行了多次会谈,商讨革命斗争的策略,对红龙计划进行了修改。红龙计划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革命党应改变策略,暂行中止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尚在筹备中的小型起义,改为保存实力,集中人力、物力,经过充分准备,再

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由孙中山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委托布思为“海外财务代办”,负责与纽约的各大财团接洽贷款之事。

运送在美国训练的一批军官前往中国,以充实革命军的力量,帮助训练新式军队。

孙中山与荷马·李会谈的举行,会谈中制定的一些计划,容闳在其中都起了主要的作用。

红龙计划实施的关键,在于一大笔活动经费,而对革命党人来说,最困难的就是经费不足。布思与荷马·李曾多次同包括摩根公司在内的纽约各大财团商谈借款之事,但最后都没有结果。这也就说明红龙计划不可能实现。红龙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孙中山却一直把荷马·李和布思看作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真正的朋友。在孙中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他特意聘请荷马·李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荷马·李将军全身戎装,一直随侍在孙中山的左右。布思也一直视孙中山为自己一生中最敬仰的朋友之一,他曾这样说到:“孙中山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使我难忘的朋友,也是我所见到最具有智慧、勇气与毅力的伟人。”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2年,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容闳感到非常振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如果健康情况允许,他“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曾致函容闳,希望他归国指导共和政府的建立:“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我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但是,此时的容闳已是年老体衰,无法成行。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寓所,享年84岁。

容闳的一生可以说是覆盖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前半部,他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重要历史人物有过接触,并因此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容闳作为近代

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放弃美国的生活,立志“改良中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从投身洋务运动、参加维新变法到支持辛亥革命,其思想始终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始终渗透着一颗崇高爱国之心,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美国华侨为纪念容闳,在华人社区建立的容闳公立小学。

